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三

明 黃訓 編

保治 正統

雷震奉天殿鵠吻奏請修省疏 劉球

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
答聲影之隨形而國家成敗興亡莫不繫之董子所謂
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

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人君遇天
戒豈得不嚴於修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太戊修政而殷
道興雉雠於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為虐宣王修
省而王化行皆能修省以奉天故天災之降不為其國
害反為其國福也昨者雷震奉天殿鳴吻皇上素服輟
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令羣臣各修厥職修省之
意至矣固足以答天心而彌災異矣臣竊以為今日修
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

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是也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為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其二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

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順
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掌機務之臣
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
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
歸而政惟一矣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
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
有正大君子為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惟分別之
不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之分惟皇上察

之於已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則親之果不肖而當
遠也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其四選禮臣以
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
典儒臣為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
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
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為之庶祀典克修矣其五
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不
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行

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
近來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
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為害
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
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墨無狀其實黜
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具奏乞旌異庶人有勸
懲而吏治修舉矣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
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不辟予曰

宥爾惟不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旨減重為輕加輕為重者法司既不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為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其七

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
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以示戒者為此也今京師營
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
子須之禦暴而赴鬪豈宜獨役而不加恤況各衙門皆
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矣其八寬逋賦以憫民
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
乞減租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
得受其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

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
業庶民窮有濟矣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
必傷人不可舉動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
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
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
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倫
發借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礫諸市梟諸達
道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立邦分有麓川地不與

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者必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况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無悔過祈免之意若勅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

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寧息臣以為宜召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數萬生靈之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敵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之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今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預

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
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
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
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天昭格致太平之福慶者意
誠在此不揆愚陋昧死以言伏惟聖明裁之

王振之變一 李賢

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
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

事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具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太后之世然後專

王振之變二 彭貫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時宦官王振專恣士大夫側目先生劉球上疏論極謂權不可

下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修撰董璘自求為太常卿下錦衣獄而先生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衛使馬順迎合振意誣先生與璘朋奸亦下獄竟死焉

王振之變三 李賢

自宦官王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驚畏凶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折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

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於海渰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於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北敵犯邊乘機大舉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己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驗封郎中趙敏謂敵勢猖獗駕不可出白於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

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札營方一鼓即虛驚衆以為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文武速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略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歎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粹而碎其首於駕前數其奸權

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於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敵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宣府敵追至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兵五萬迎有勇無謀冒入鷄兒嶺北敵於山兩翼邊阻夾攻殺之

殆盡遂乘勢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敵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移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敵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鬪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北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北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北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北人亦自謂出於望外况乘

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王振之變四 劉定之

昔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驅逐前元遁歸朔漠其末帝托歡特穆爾既殂太祖以其嘗臨天下謚為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遠方世次莫考惟知其地名威拉其君立于宣宗皇帝時者名布哈此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知計必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稱號豈非尉佗自娛子陽

尊大者哉稱丞相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托歡嘗遣使者朝貢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托歡之子曰額森悉有二人部屬其號為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布哈取額森妹以相固結今皇帝即位以來額森每歲之冬遣人貢馬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然久而漸桀驁不恭往來通事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額森求以其子結嫻於帝室通事皆私許額森進馬為聘儀朝廷不知也答詔無

許媀意額森媿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兵入塞
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
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禮監太監王振復勸上
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
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駕行命郕王居守每旦於闕
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偕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佐鄺
野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
宣府井源等報敗踵至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

雷雨大作振惡之乃勸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敵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兩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十四日欲行敵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敵使持書來以求和為言召曹瑄草敕與和遣二通事與敵使偕去遂移營踰塹以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逸勢莫能止敵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

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官侍
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敵擁以
去文武軍士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渴得
達關上敵舉我輜重惟取其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敵
衆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上在敵營手書遣
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幣懷來城關不可入縋
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
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歎驚懼出至

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污狼籍然尚未知上所
在也是日午遣使賞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駢以八
馬詣額森營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
下命郕王權總萬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奉令施
行衆皆謂行且即真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皇
太后詔天下立皇子見深為皇太子又數日于謙等彈
奏奸臣王振傾危宗社歷數其罪千萬言讀既畢王諭
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

族臣等皆死于此決不但已也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
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殿傳令旨且退
衆奮欲捽英英懼言今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奸
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英脫身入順前勸解辭色稍
遽給事中王竑捽順首衆爭毆之蹴踏撻裂頃刻而斃
或就脫順鞞擊出眼血流闔門前衆愈怒求內使毛玉
等二人英使捽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于東安門軍士
猶爭擊不已陳鑑等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

使陳官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廷
共唾罵之令旨獎諭百官各歸莅事拜謝而出明日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宮
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
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
數萬疋鬻山於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為錦
衣衛指揮從駕死於敵林尤凶悍姬妾百數十日
敵擁上至大同城門不開校尉袁斌隨侍以頭觸門大

叫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同出見獻
蟒龍袍上以賜知院已延特穆爾及額森弟大通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敵欲歸
我情偽難測且嚴為備安獻酒上酹地飲訖敵令括城
中擄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
敵不應二十三日上索西瓜雪梨與敵食訖遂去過猶
兒莊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
額森營在馬上入營座額森拜稽首乃侍坐牽馬設燕

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上酒歌舞以為娛其後遂奉上
居於巴延特穆爾營去額森營十里餘巴延特穆爾與
妻見上如額森禮巴延特穆爾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
額森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
羊之數來獻二十九日皇太后命王早正大位以安國
家有司擇日行禮率衆詣文華殿請王出見辭讓不允
衆共言祖宗神器不可虛聖母有命不可違有旨從請
乃再拜山呼而出

楊善北使事

李賢

正統十四年春北敵遣使二千餘人進貢馬足報作三千權臣怒其詐減去馬價敵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敵將額森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棄城走者權臣挾天子親出師百官上言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敵勢猖獗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鬪志人馬饑困敵衆來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乘輿羈於北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

懼不寧賴今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為太上皇人心始安然上皇在北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敵營脫回者方知無恙敵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上皇在北庭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為臣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北將額森密遣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羈於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解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

安況此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敵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國幸而得勝未見為福今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北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鷄子大石頭一

斗打去逆開數丈濶著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
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
箭頭搭此毒藥一著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得
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
試驗箭去著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
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躍若做大樣
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搭上毒藥排於四層候馬來齊
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

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來人曰如何無用曰兩家講和了何用來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額森問曰汝是何等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減了我馬價與的段足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

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為奸為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過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著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著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真頭目如何一

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額森答曰札札北語云札札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額森笑曰札札又說剪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為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

行李好的都在額森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著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額森笑曰札札問皇帝回去還做否答

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額森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巴延特穆爾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著這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額森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著他迎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

寫上著萬代人稱贊額森笑曰札札都御史寫的好者
次日方見太上皇帝明日額森設筵宴與上皇送行額
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額森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
著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額森顧羨曰
好禮數宴畢額森送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
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已延與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
臣送行次日駕啟額森率衆頭目羅拜而別已延特穆
爾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

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送而回獵射獲一獐來獻受而去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佳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顧森輩累受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遏而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於言詞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於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乘輿於不可出之

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者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
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建言時務疏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邊疆之禍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古者如
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真其時皆因邊
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
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上皇至於漠
外委以與威拉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繼

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於虐蝕而不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額森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采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

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
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
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
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
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迭為救護庶幾不至
狼狽又敵騎之來奔走蕩突必資刀斧制之昔郭子儀
破安祿山戰騎用八千軍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
金軍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足由

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之遲緩趑趄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禦敵之入又不能遏敵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敵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陋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名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有效驗今武夫悍

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三
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臣之心外有言語之
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膝以去僭
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
若賈弼者所為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
譯人馭夫為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
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奏

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其四曰降人往年以來降人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舊俗或以為兵使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離以溶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者之禍可監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

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
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
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
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撫
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
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於民猶
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
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

有犯贓私者必連及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
矣罰不貸於舉主則主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
而邦本固雖敵人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
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之迂緩乎其七曰選將夫
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
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
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
孫然繫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

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等將兵禦敵未聞其摧陷敵兵迎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

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

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昨有
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
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
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
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裘之領不可以倒絜太
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
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
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

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幾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
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謂
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
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訪於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
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觀
而況於人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
綱目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
兼而觀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

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
呂彊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
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
奸而用舍當以其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
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
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饅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
食而嘔噦冥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陛下以不世出之
聖當大有為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則天下

之大尚如金礮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仇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于謙憐忠錄

夏時正

正統己巳敵人額森入獨石宣府一帶及秋特猖獗甚六師親征公與尚書鄺埜力言但當嚴勅宣府總兵楊洪慎防固守隨方應禦不煩勤遠不聽吏部大小臣合詞請留亦不聽遂行是年八月三日也其望師駐狼山

土木玩忽不為備敵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填委溝壑
為滿英宗皇帝北狩遠去宣府懷來等衛僅保餘息臨
邊城堡奔避為空京師大震公時居留聞報大慟念惟
軍旅自茲方興司馬掌邦政我其不任誰當我任一切
攬而有之倦忘寢而飢忘食聖烈慈壽皇太后聞知公
名進尚書固辭始就職是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者
老弱弊敗京師百萬衆聚時事情百出公先事預防
攝權制變運用一心萬目齊視倚為安危輕重景泰帝

時居郾鄩權宜監國公啟遣官亟先清理選補京衛官
軍四出招募軍士舍餘義勇民壯僉民丁替換京漕
江北衛分官軍俱隸三營操備紫荊等處關口奏保楊
洪等督操三營都御史軒輶等巡撫浙江等處拊循防
禦顧集民間執鍛助兵仗局作憲廟春秋方富正位東
宮景泰帝尋以廷臣翊戴合詞勸進遙尊英廟為太上
皇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南北道通朝
貢畢來戰守之具一月完備士氣復振人心乃定朝綱

為肅法令乃行太監喜寧本夷種也土木敗降額森因為其用盡以我細大告之遂為嚮導奉英廟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恟恟無固志往往挈家南奔又侍講徐瑾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事傳聞六宮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為慟哭於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不幸俱死於此一步不得離比太監金英特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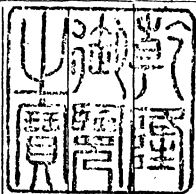
奏簡親信及戚畹重臣環衛宮闕守九門各以強幹有
志節給事中等官王竑等監之盡令郭外攜挈入城仍
行敵所經由堅壁清野固守勿戰公乃請率先將士躬
擐甲胄軍於德勝門外閉闔城門誓言必死泣諭三軍
曉以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幾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
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額森入紫荊關傳言
送駕還京長驅直前其先至者星散前突我軍堅不為
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額森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英

廟在額森所敵覘我整暇叵測不敢有加我亦不敢向敵輕放一矢朝廷日遣使至額森壘問安喜寧嗾額森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駕回京邀我議和等物百萬萬計乃其狡猾本心將以媒孽釁端責我以所難從也廷議依違莫決禮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喜寧每隨問安者入城中間秘莫之知但見其奉英廟弗懈益虔而額森則日望議和至所計在金帛也故自次城下至是凡七日為既望我謀益

審奉駕就寬燥地與其壘離隔為遠乃砲擊其壘敵死
砲下萬計額森大沮宵遁復奉駕以偕我軍奮欲乘之
言者不欲邀擊窮追乃止逐出境外縱自去初紫荊失
守公集議所以禦之之策皆曰額森善戰而我士新集
且脆弱公曰聞善戰不若不戰而屈人也乃一以忠義
干城卒致一矢不遺敵衆自退且於其去有可乘而縱
不之追彼其冥頑無覺也歟否焉寧無心悅誠服也歟
平居天柱地維之位駢列公方外來不期月適罹多難

獨能煉補以無傾天真純祐儲以待之非偶然也進少
保總督三營固辭如初益閉門謝客口略不言有言今
日宋李綱大不能及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城下
但不盟耳今惟有問罪還復車駕爾餘皆非所宜言乃
即計授都督楊俊等擒獲喜寧伏誅方懸重賞行構額
森身勤訓閱養威畜銳刻日大舉期在得志適若有所
監格額森悔過效順請自奉駕還京言不及他事久持
不下既下廷議多言敵情譎詐難信公曰此天意也君

臣大義兄弟至親正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若果額
森言而無信則我為有詞矣衆議乃決明年英廟還京
衆歸公一言之重



名臣經濟錄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六

四至

詳校官檢討_臣德生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范鏊

謄錄監生_臣呂日永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四

明 黃訓 編

保治

景泰

天順

休菴詩序

何宜

兵部尚書王公以疾乞歸河州既得命乃取古人以休
休名亭之意亦以休名菴朝士大夫惜公之去願公之
復來者咸有詩以道意宜萃而成帙因僭有言曰古人

以休休名亭者蓋自以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
贖三宜休也公以名進士為給事中為都御史為尚書
歷官將三十年於凡所為無非忠義事宜固未能悉舉
且以公之忠義大節言之公為給事中時我國家為權
奸所誤致有土木之變中外訕訕咸以宗社為憂公退
食與夫人暨諸子言之輒流涕因不能下咽乃首倡諸
廷臣抗疏論權奸誤國之罪欲夷其族朝廷於公等之
言猶未深納公與諸廷臣俯伏大慟有附奸者厲聲以

訶止之公曰國家為權奸所誤如此若等正奸黨所當
誅者今日尚敢爾耶乃奮不顧身與衆共擊死之朝廷
知公之忠義不可奪遂深納其言公等始退時餘黨尚
多皆惶怖不自安而敵騎又充斥朝廷欲姑安餘黨之
心而嚴慎防敵之策乃令衛士傳宣諸論事者蓋欲諭
以此意也朝廷此意外猶未之知而餘黨即為流言以
恐諸論事者公與夫人暨諸子訣曰吾今日事乃忠義
所發自不能已也忠臣為國以死為安脫有不虞爾為

吾之妻當死節耳所遺幼穉寧無尚義者為我育耶遂與諸論事者入而朝廷獨諭以前意不復有他說衆始知餘黨之流言也公退乃悉心經畫防敵之策既而敵騎薄都城公督兵拒守敵知有備遂遁去而中外之憂始釋其忠義之發足以安宗社也如此為都御史時嘗奉命巡撫徐淮諸州郡值連歲水災民饑甚流離死亡不可勝紀至有相煽為盜將貽朝廷之憂者公乃早夜億精効力經畫救荒之策至忘寢食大發官廩及斂富

人所輸之粟厚賑卹之諸廩已空獨廣運倉之所儲者
尚富然是倉之所儲乃備京師用者故朝廷歲遣一內
臣一户部官以同主之公欲先發是倉以賑然後以聞
而主者有難詞公強之而難詞益甚公謂之曰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吾恐貽憂於朝廷故欲亟發此
耳爾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殺爾以治爾召變之罪以謝
衆怒以免朝廷憂而吾則請罪於朝廷也主者不復有
難詞乃大發以賑流離遂定其忠義之發足以固邦本

也如此為尚書時有言古北密雲之邊事者命下兵部
議之公以其言有理遂如其言以聞有忤上意越兩日
猶未報公謂宜曰吾充位大臣當以道事君若以此得
罪亦惟懇疏乞歸而已而大臣之位不能以復充也乃
具疏以待然上素知公之忠義又欲有以求讜言也故
竟無一言以罪公而於言事者亦不加之罪也公所具
乞歸之疏遂不上或有為公慮者私謂公曰自今凡事
宜慎重事有大利害者何苦而不計耶公曰自今不遇

此等事則已脫遇此等事吾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更有大於此者吾亦不知計也為公慮者為之愧服其忠義之發足以服人心也如此昔漢汲黯於武帝時為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災傷水旱貧民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廩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帝賢而釋之黯之忠義如此故武帝於黯嘗以古社稷之臣稱之宋韓琦居相位

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
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耶人臣當
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
遂輟而不為哉聞者愧服琦之忠義如此故先正呂中
丞於琦嘗以社稷之名臣稱之若李綱為兵部侍郎痛
惜國家為奸臣所誤勢危如髮乃欲誅鋤內奸以快人
心治兵捍敵以守宗社奮不顧身而任天下之重不幸
遇有李邦彥等社稷之賊惟綱是嫉不恤國計綱有謀

議多為所沮不見聽於其君是以靖康之禍竟莫能免然綱之忠謀正議雖不見聽於其君而綱之忠肝義膽天地鬼神之所知也綱之忠義如此故太學生陳東等於綱亦以社稷之臣稱之公之憤權奸誤國奮不顧身而為宗社計與綱之痛惜其國家為奸臣所誤奮不顧身而任天下之重固無以異也慮徐淮饑民有變先發廣運倉賑貸然後以上聞與黯之憂河南貧民父子相食先便宜持節發為公慮者之言與琦之所對或者又

何以異哉公之忠義大節既無以異於黯與琦綱則公亦社稷之臣也社稷之臣量才固不宜休揣分亦不宜休況公於今年方五十有二尚未耄而賸也又豈宜休耶三不宜休而亦以休名菴公之節固高矣其如士大夫之公論何昔宋之名臣范鎮呂誨歐陽修富弼皆於熙寧間引疾求去御史中丞楊繪上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一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

而引疾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夫以老成人如范鎮呂誨
歐陽修富弼未及引年皆稱疾求去楊繪猶懇懇為朝
廷言之公為社稷之臣年方五十有二而引疾使遇楊
繪又不知其言之當何如也宜曩以疾章至再上乞歸
時公尚未入兵部宜於公雖極向慕然猶未得一奉誨
言既公入部詢知宜疾少愈即疏留之今公以疾乞歸
宜不能懇疏留公深以為愧然宜雖不能懇疏留公他
日豈無楊繪者懇懇為朝廷言之以起公耶矧公之乞

歸也章至五上詞甚懇切上不得已始賜俞允且謂疾已當復來是上亦知公為社稷之臣朝廷不可以少公也他日縱無楊繪者為朝廷言之朝廷亦豈肯於公忘耶又詩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自古以來賢佐皆天為國家生也天為國家扶社稷之意甚厚故生社稷之臣生社稷之臣必欲其永安社稷以副所以生之之意則天亦豈肯於公捨耶是以公雖休而終亦不能休也昔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以直言被貶去國朝士有詩送

之於末兩句云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公
以疾乞歸固非貶比然公亦去國者宜於休菴愧未能
為賦一詩敢借是詩之句而易以三字云天為吾皇扶
社稷肯教夫子竟休官朝士大夫所賦休菴詩皆惜公
之去願公之復來者蓋此意也宜故推其意以為序云

災異論事

孫原真

臣聞洛水儼予六事自責雖大舜成湯之世不能無水
旱之災然聖君之自儼自責如此宜彌天變之災遂民

生之福也。先因雨暘弗順，自去歲冬至今歲春，或積雪連旬，或窮陰彌月，陛下發渙綸音，責躬省咎，是心也。即大舜自做成湯，自責之心也。又謂君臣一體，宜同此心。下諭羣臣，咨以致災之由，彌變之道。如愚臣者，闇於天道，曷足以知謹按洪範久陰恒寒，茲遇咎徵，陛下敬天恤民之誠，感孚上下而陰謀不足慮也。羣臣尤當思過自新，上體宸衷，祇畏天戒。此臣等所以深思熟慮，仰答無由而朝夕惕若也。顧惟陛下道合重華，德符知勇，自

即位以來不遜聲色不興土木不事游畋不濫刑罰不
好遠方珍物使民只正役取民只常賦其他一無所需
可謂清心寡慾仁愛兆民之至尚因何咎而致茲天變
哉是蓋犯邊之寇未賓冗食之兵未汰屯堡之田未盡
耕稼轉漕之粟未足供給流移之民未盡復業孳牧之
馬未免追賠若此等事殫天下之財困天下之力公私
耗竭軍民咨嗟災變之應其或在茲然數者之弊皆洪
武年間所無積漸於永樂之後以至其弊尤甚而欲四

海歡康五行時若災沴不作更化可也但陰襲已久未
易遽更或任其事者樂因循憚改作必有非議之者臣
願陛下日御經筵與股肱大臣叅帝王之良規考祖宗
之成法以為今日之經制某弊可以漸更某弊可以遂
革凡可以固邊防足兵食節國用紓民力堪為經久之
計者臨機獨斷務在必行俾威福不至下移將見華夏
尊安戎狄順服億兆無愁歎之聲則陰陽和寒暑時而
嘉祥應矣今將所論事件開坐謹題請旨

一論邊境北敵之俗孳牧駝馬牛羊以給衣食飲其酪
食其肉衣其毛革造弓矢刀鋌以為兵器馳騁射獵
勇於戰鬥自古為中國患及至有元入為君主此前
代所未有也天命我太祖高皇帝恢復中華總一區
宇還變淳風其餘黨遁歸北漠固敢南侵至永樂辛
丑竊掠疆場太宗文皇帝躬率六師往問其罪臣忝
從征時和寧王威拉烏梁海三部落之衆不相統一
彼此疑畏各相遠避保其部落是以天兵如入無人

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獲其馬牛羊
以歸今和寧王烏梁海之衆俱為威拉所并正統己
巳敵人入塞我兵失利遂犯京畿陛下赫怒誓師奮
擊敵敗而還後雖慕義遣使來朝人輒千餘馬至數
萬是蓋覘我虛實坐敝中國且養兵休士略不驚我
邊鄙此其志在中國實今日大患也况敵勢方張聲
震西戎威驚女真今三邊阻絕間諜無所入應援無
所通非中國得志之秋雖衛霍將兵未可窮追遠討

以望成功宜選賢將積穀休兵優養士卒撫之有恩
教之有法謹烽火整器械固守邊疆且聞敵先入寇
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為糧不將輜重
故其人馬不罷銳氣無損來若風雨卒莫能拒去如
絕絃速不可追自然之勢也是以攻城步戰非其所
長突騎奔衝實其所便若復侵邊必須度我兵勢未
能出奇設伏正兵忽與爭鋒恐損軍威宜如李牧之
養銳示怯趙充國之且屯且守候其部衆志驕心離

以計破之庶無失也

一論冗兵夫兵貴精不貴多昔周瑜破曹操於赤壁謝
玄破苻堅於合肥李靖於定襄破突厥於陰山破頡
利斯皆以少擊衆而多者反敗是則兵不在多能用
計爾惟京師根本之地誠宜聚衆兵以臨制四方然
以前代及我朝洪武中兵制較之今在京有親軍及
五府屬衛之兵又有衛陵寢牧國馬服匠藝并續調
外來操備之兵其間冗食者不為不多而欲府庫充

倉廩實豈不難哉乞命文武大臣簡其精銳習戰陣以振武威汰其冗雜給屯田以歸農業其西北備邊之兵以次簡閱養精銳汰冗雜則不惟內外兵精足以禦侮防奸而歲省粟帛可勝計哉

一論曠官切照在京各衛所帶俸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或先從成祖起兵或宣德正統以至景泰年間各處征討有功陞授以官因諸處衛所官無缺員既不如職授任又不領隊管軍一向隨伍執役食六品

至三品之祿充一卒之用養之徒厚用之實輕在京
錢糧供給艱難亦非所以貴貴而勸有功也乞勅兵
部同總兵官於各帶俸官內簡選有謀略及驍勇者
量數存留領隊管操餘悉照依舊例於大寧山東河
南等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衛所見今來京操備軍
內精選兌換就令各官到任或除授在外都司衛所
管屯等項不惟各安職任候倉儲充實漸減漕運一
分軍民省一分之勞減二分軍民省二分之費傳曰

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國常足矣

一論逃民臣前任河南叅政時查各處逃戶周知文冊
通計二十餘萬戶內山東山西順天等府逃戶數多
其河南之開封汝寧山東之兗州直隸之鳳陽大名
此幾府地境相連往時近黃河湖樂浦葦之鄉後河
洩水消遂變膏腴之地逋逃潛住其間者尤衆近因
河溢橫流此幾處水荒流民復散間有回鄉多轉徙
南陽唐鄧湖廣襄樊漢沔之間趨食恐其逼於饑寒

相聚為盜聞朝廷遣官賑卹已不失所未至為非緣此等逃民始因躲避糧差終至違悖德教食地利而不輸租賦曠丁力而不應差徭棄故鄉而不聽召回住他郡而不從約束屢詔寬恤其原籍與所在官司兩難挨究莫如之何況今聲教所暨四海歸心獨此輩恃恩玩法梗化如此然以中原腹心之地為流民淵藪如昔陳涉王常張角諸盜皆由此起今聖明撫運萬無此虞然慮積歲滋久時遇饑荒安知無奸盜

扇禍其間故宜防之於未然合候年穀豐登乞勅遣
近臣先往此幾處着落司府州縣各委官員沿村逐
戶挨勘的實籍貫丁口明驗家口以給田業隨土宜
以課農桑舉鄉飲以導其父兄立鄉學以訓其子弟
建鄉社使知報本設義倉使知備荒時加巡察撫綏
德禮以化之刑法以齊之徐議其賦役俾為治世之
良民庶杜後來之患也

一論馬政治兵以備邊疆畜馬為先如漢太僕牧師諸

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萬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三八人飼馬二十餘萬匹然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馬十匹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秣之田數不登餵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其養馬一人

不啻十匹又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
此前代馬政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少我太祖高皇
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於民間西北二邊
置太僕寺伍苑馬寺四監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
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
行太僕寺所管馬匹先俵順天等八府民間牧養後
民丁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蓋牧於官者其法漸廢
牧於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復其征役及種

馬倒死駒馬有虧未免督責追賠其續增馬數又合
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舊制亦所當考宜
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設置各監苑之初養馬之人
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便孳牧將
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
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為多牧民
免再增幸甚

一論權幸昔堯舜之世靜言庸違之共工不得不流方

命圮族之伯鯨不得不殛況後世之臣豈無其鯨其人哉我太祖皇帝時置中書省以總政權初用李善長為左丞相得幸朝臣之無忠義者陰與構禍繼用胡惟庸為左丞相得幸結構羣小夤緣為奸後先敗露相繼誅夷詔罷中書以抑權幸太宗皇帝時錦衣衛紀綱得幸希旨弄權貪利僭分事覺并誅其黨復籍其家榜示天下垂戒後世太上皇帝信任王振得幸專權擅作威福內外官僚罔不畏憚正直氣沮莫敢

言其非邪佞朋奸惟欲附其勢同列應對或至屈膝
臣僚叅謁或至叩頭奢僭已極智能自矜不知命將
在謀用兵有法輕視北方意圖要功強萬乘之尊擁
數十萬之衆雖智由天錫然目未見敵身未經戰且
帟幄運籌智能莫預安能定廟算以授諸將哉是以
諸將不知主謀諸軍不知將令乃欲破滅勅敵鋒刃
未接營陣已陷當國家全盛天下無事之秋軍非不
精馬非不良兵革非不堅利臨機失措不戰而喪師

辱主為敵國所笑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權奸誤國若
此雖其殺身自取赤族之誅敵且乘勢入關犯京都
驚陵寢賴陛下委任將相協力運謀誓師問罪敵雖
遁去尤恐上皇乘輿播越沙漠困處穹廬固知聖情
靡寧猶以君道自尊聲色不動彼雖殊俗莫不瞻感
敬服終執臣禮陛下遣使省問復諭敵以恭迎上皇
恩意有加義以責之誠以動之敵方悔罪款塞奉送
上皇法駕還京陛下得以解鵠原之憂中國臣民得

以解不共戴天之讐實不幸中之大幸也斯皆往事
鑒戒昭然今所任用未聞有此尤宜慎之於未然伏
願陛下視朝之暇日御便殿集勲舊之臣延英俊之
士訪論治道商確政事好問好察以通下情明目達
聰以廣上智忠佞自見誠偽莫逃然必總攬威權自
奮乾斷法堯舜之除凶惟允體祖宗之去邪勿疑務
兼聽以納讜言毋偏信以長奸計則善賢日進內外
官皆正人而權幸者日遠矣

軍民利病奏

孫原貞

欽惟皇上即位以來德上寬仁政從簡省闢言路以通
治道任賢才以隆治功期年之間與天下相安於無事
民心大悅臣以庸才亦蒙甄拔方面之寄豈淺薄所堪
夙夜戰兢思無報稱謹以軍民利病等事條陳臣自揆
學本迂疎識不達於大體言雖瑣細事有切於下情仰
惟仁聖寬鈇鉞之嚴容芻蕘之直有可採擇庶補涓埃
開坐謹具奏聞

一草束事本布政司徵收民間草束洪武年間每糧一石五斗該草一束附近場分交納今該八斗一束已倍其徵又多撥京場交納緣草束萬數動如山積舟車莫能遠運里役徵收只得准折布絹等物赴京附近州縣買納名則輕賫實則重歛及到彼收買或遇旱澇草少價增貨物短少無計了納復還重徵多致逋負有司受遲悞之罪里役罹杖責之苦積歲不完惟冀蠲免因此民難及照山東民納草束事體相同

前件如蒙准言乞勅該部隨駕御馬監計議於直隸河間大名二府近水次去處踏勘空曠相應田地設置馬房草場其鄭村堤等處收養馬匹量存大駕備用之數其餘馬匹并續到進貢等項馬匹俱送二處於武驤左等四衛內或全衛或分撥官軍前去牧養量撥草束料豆河南於大名草場山東於河間草場送納實為民便

一水利事北京儲積漕運實重故言者多以水利為急

有未嘗至其地審其勢但知其利而不計其害聞其便而不悉其難故其言之切朝廷從之宜也如金龍口河道接黃河水達張秋以入漕運河內先曾淤塞永樂年間用軍夫十有餘萬開挑不數年淤淺自後逐年一淤一濬軍夫勞役未有寧息近該欽差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等官行移著令見起并看守軍夫五千餘名疏濬行在工部勘合該監察御史李懋題欲量工多起人夫深濶挑通緣會計工程浩

大該用軍夫數多及照本司所屬百姓因上年旱蝗
饑饉逃移一十二萬餘戶欽承明詔宥其逃罪蠲其
逋租免其雜役纔招復業中間有居屋廢壞田產荒
蕪耕無牛具種無種子生理既難日食不給此等人
民誠可憐憫其餘見在人戶亦因歲歉逃戶糧差并
及貧窘可知茲役一興未免一槩動擾恐復逃移及
看河口土不堅實河底沙泥深陷難以開深黃河水
勢更改不常易於淤塞且漕運河內淺處尤在濟寧

一帶若船過濟寧有水行至張秋下流亦易去矣前
件如蒙准言乞勅該部計議止用見在工軍夫從宜
疏濬免致動衆為便若干碍漕運緊急亦乞暫停候
二三年後田穀豐稔凋瘵復甦再行定奪

一屯種事天下軍衛設置屯所軍士種田秋成比較子
粒舊有事例每軍有歲收細糧二十四石者則一人
之耕勾二人之用有十八石者則二人之耕勾三人
之用有十二石者亦足自給如一衛或五七百名或

千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屯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何可勝算此寓兵於農古良法也今各處因循視為細務軍士下屯者少舉天下之兵幾百萬之衆不耕而食臣恐民間租稅不足餽餉欲倉廩充實其可得乎且今國家營造已罷西洋不去四方無虞惟在京漕運操備備邊三事餘無征差前件如蒙准言乞勅五府該部行移在京在外衛所取勘軍士除前項差占及守城等項外餘悉屯種然軍士貧窘者多牛

隻器具一時莫措耕種尚艱計其所收子粒一二年間且宜寬減以後依例比較仍於農隙時日修習武備則兵不至於坐食而廩有餘積矣

一邊儲事今西北二邊守邊軍馬數多日支糧料皆出民供或因遠運多費腳錢送納不敷者有之或在中途車頹牛死進退兩難者有之有司畏懼耽誤軍機不免逼迫民難昔趙充國守邊且屯且守諸葛亮出師且戰且耕獨可行於當時不可行於今日乎前件

如蒙准言乞勅各總兵官權宜處置邊境如無緊急就彼屯種以給軍食以節民勞實為便益

一富戶事永樂年間營造北京於浙江江西直隸蘇松等府起取富戶發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安定德勝二關住坐當差家在數千里外有缺人供送科差繁重貧苦在逃及病故者多行移原籍勾補有等無籍官吏作弊多端在逃者容隱不解而捏故回申病故者遷延不補而多方賣放富戶久缺勘合不完欽奉

詔書內一款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後官吏人等
犯罪充軍者止終本身欽此切詳此等人犯到衛不
係勾丁永充軍役人數夤緣間住者有之捏故脫免
者有之名編軍伍不得實用前件如蒙准言乞勅法
司將問擬例該充軍犯人有係官吏糧長大戶堪充
富戶者連當房家小起發安定德勝二關終身充軍
富戶以辦糧差候補富戶數足仍依發遣充軍其原
僉富戶以先并今病故者悉免僉補實為民便

一稅課事各處客商車載貨物入京買賣及在外公差等項官吏生員軍匠人等將帶貨物作盤纏來京經過張家灣宣課司攔稅其巡攔生事或徇私放過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或勒令卸車搜檢箱籠者有之或高估所將價值多收鈔貫者有之或因而被盜失所者有之又於小路攔稅者有之以致無籍之徒詐稱巡攔勒捐取財者有之蘆溝橋亦有此弊及至文明等衙門宣課又納課程則兩征其稅前

件如蒙准言乞勅該部定擬行屬除客商等興販貨物在張家灣蘆溝橋買賣者令本處宣課司稅辦課程若係經過入京城者不許攔稅宜從文明等衙門宣課司驗其貨物應稅者稅之若論張家灣有起稅之由都城外有匿稅之弊必欲盡得其課臣以為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且有欽承詔旨課程減依舊額其征稅亦宜從寬庶不重擾人難實為便益

章綸碑錄

尹直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憲皇已在
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疎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
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司郎中特陳修德
彌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變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
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
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
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
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俱請革罷其惇

孝義則謂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封冊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羣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變自彌矣疏上忤

旨下公錦衣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
體無完膚濱死者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
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
少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
於闕廷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死公幾絕復甦禁錮愈
嚴公了無懟悔意越二載英廟復登寶位憲皇還正儲
宮首錄公忠出之獄嘉歎良深遂擢禮部右侍郎

石亨之變一陳循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東閣會本復請立茂陵為皇太子亨對曰上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不曾說得初景泰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代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始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分有郎中龐文至循家文素善張軌得之軌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

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請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恐與循說奏循不肯却與徐有貞計較先言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徃日在人前說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若他得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太上皇復位是所謂必無功賞切不令人知今事只約內外典兵三五人密為之庶幾功勲有歸權寵在己又與亨計必須捏過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

芳洲辨
冤錄

石亨之變二 祝允明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軼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
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
無能為矣蓋圖之徐元玉軼亨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
夜會徐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游畋為赤子
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
軼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啟

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
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云時在今日不可失遂
相與密語人不可得聞已而軌云今寇騎薄都城奈何有
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
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
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耶人不歸鬼
矣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
四鼓聞長安門內起兵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

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内外夾攻
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鎖投水實并軌等莫知所為時天
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輒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
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門鉤密扣不應俄聞城中
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
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城
中黯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軌曰爾等
何為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

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上皇
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
既升奏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座鐘
鼓齊鳴百官入賀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
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既
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
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

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蘇村
小纂

石亨之變三 李賢

石亨欲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為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為者衆不知所

謂咸曰我等賴老爹擡舉各衛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為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待爾等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虎在彼充游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止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

旺守裏河一道各議分其地而還三月敵寇延綏命亨
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事不難但天下各
處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為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
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
厮不是幹此事亨時還無功見上於文華殿上命還位
露刃以侍

石亨之變四 李賢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俟其不起請上皇復位時武

清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以為少保
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
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為功殺王文于謙等
并貶謫陳循等十數人亨封忠國公軌封太平侯乃固
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
見亨等所為人皆失望干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
數月不息乃羣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
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

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
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
粗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不
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
亨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
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
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
不少阻盖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之法有所不免

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
大同誠為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
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
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
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
默相之社稷綿遠端兆於此石亨既置於法平日出入
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
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勅之即有漏泄於彪者上召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旨意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靖天下聞之亦皆竦息交通之弊遂止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即從之

曹吉祥之變 李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夷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瀆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

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
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
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鏗等就擁
兵入內為變幸而孫鏗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
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
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屍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
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
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

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搶馬驚亂以為出征之
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
知何如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
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背曹欽
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
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逮杲譖毀
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為此入激變不得已也予
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

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鏗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叛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吳瑾碑錄

天順辛巳逆賊曹欽謀為不軌潛俟七月二日早朝入

內為亂恭順侯吳公先於是夜一鼓聞之即與其弟廣義伯琮約總兵懷寧伯孫鏜走詣長安門告變於是禁門不啟賊計遂窮舉火燒禁門公等率兵勦殺奮不顧身賊雖誅滅公已捐軀矣嗚呼先機告變公之忠也殺賊喪元公之勇也然則逆賊之敗豈非公之功乎

平逆頌

程敏政

天順辛巳秋北敵博囉擁衆寇迤西上命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而以兵部尚書馬昂節制其軍先是昭武伯

曹欽及其黨以復辟功權傾中外上稍裁抑之遂蓄異圖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約其兄都督曹鐸從兄都督曹鑄弟都督曹鉉謀入內為亂推其黨之黠者為謀主而以其部所典禁兵及其仲父宦者曹吉祥為內援并結番將都督巴延額森等數十人以樹黨是日都指揮旺札勒圖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漏下四鼓舉兵犯闕合番漢兵五百騎直抵禁城雷鼓大振搃殺錦衣衛指揮達杲擊翰

林學士李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王翱於東朝邸鐸帥
數騎而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斫傷廣寧侯安時禁門未
啟欽督其黨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
莫知所出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繼宗將之鏜諸軍
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臣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之
首尾連絡旗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鎔以衆接戰王師
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敗鎔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
策以馳適瑾將五六騎出覘卒與欽遇衆寡不敵力戰

死之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環結不動自相枕藉鏜令執潰者斬以徇責戰益急發神臂弓追斬鉉欽益懼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諸軍進薄其衆大破之鐸為亂兵所殺欽入溺於胥井中其黨巴延額森等縋城以遁遣兵追之皆被獲是晚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巴延額森等於御史獄皆伏誅仍以鐸棄市而磔欽屍籍其家以賚將士餘黨並落二職流嶺南旌死節功追封瑾梁國

公諡忠壯贈深少保謚莊愍論功行賞加繼宗太保安
太子少傅賢勲昂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鏜賜爵徹侯
而進旺扎勒圖亮為都督餘將士加官進爵有差明日下
詔暴欽罪於中外於戲不測之虞起於一旦若此伏惟
皇上聖德神武荷天地廟社之休不旋踵而醜類殄滅
宮闕肅清稽古考今宜有紀述臣誠不佞謹撰平逆頌
一首雖不敢上備尚書故實亦少見愛君尊主之誠不
能自己於萬一云爾

煌煌大明五葉嗣承爰及我后奉天中興既循既攘內
外時又有孽其間欲梗予治蠢茲吉祥實維寺人中懷
孔奸曹騰之孫假子曰欽開國昭武手提禁兵孰敢予
侮后惡其驕曰爾永圖欽乃蓄異萃彼逃遁中構吉祥
以逞無賴以效阿瞞而力弗逮孟秋既朔熒惑在垣伺
間而舉狴聲喧喧燔我闕門戕我朝士蹠血闕東金吾
御史惟相惟將臣賢臣安如唐衡度被斫被殘飛變夜
聞后赫斯怒曰爾繼宗元舅元輔往暨爾鏗用整厥師

爾瑾先驅爾昂殿之靖此狡童惟爾之績爾惟弗績罪
弗爾惜衆奮其武如羆如熊大旗翻翻礮聲震空賊鋒
始交逆陣而爾瑾喪其元人百其勇再鼓以進羣醜遂
奔乃馘乃俘奏功轅門免技斯窮如醉罔省反走厥家
授首胥井梟徒獍隊不日成擒天開日舒青銷沴沈后
御午門告爾大衆罔治脅從無怖無恐吉祥就磔欽首
懸竿槁街闐闐都人快觀乃赭其居乃殄厥世爾族爾
媼投屏四裔籍錄所入有帛有金爰槁我士凱歌謳吟

勸忠褒功后有明詔公侯公孤有勅有誥羣臣稽首我
后永貞大懃既平聖武乃成我后曰嘻惟天之祚將率
之力祖考之祐允顯聖德巍巍難名告功萬世敢揚頌
聲

名臣經濟錄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五

明 黃訓 編

保治 成化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杲謹奏為培
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
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吳節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賞玩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花燈等項面帖詩讚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陛下所為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

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為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
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
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勅諭羣
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
稽首稱頌以為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
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陛下所不為則烟火之事臣等
又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

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
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臣
伏觀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舉
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為樂哉
況今兩廣弗靜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敵情難測
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敵瑪拉噶包藏叵測之心
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
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

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為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口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初蘇軾之教坊致語以為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臣等遭遇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於茲矣

近又授以今職感冒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所補報於萬一何敢為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

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
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
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
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
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
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
上元之樂乃微事烟火之舉乃細故此不足為聖明之累是
殆不然書曰不務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

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
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謹之也且漆器之作何損
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
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
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鈇鉞
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概禁止不使接於
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
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後

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
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
臣言為沽矯不以臣等為迂濶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
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
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弭災修德疏

姚夔

切見今年春抵夏天氣寒慘風聲叫怒揚塵捲沙陰霾

四駢日色無光近一二日來黃霧蔽天晝夜不見星日
況今四月中旬雷不發聲考之洪範庶徵恒寒恒風急
迫蒙昧之徵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
肅國有大恐傳記又謂大風黃霧白日沉沉政化未明
之象又云雷於天地為長子主發生出則興利人君之
柄也當發不發則號令失常所致天道如此驗之人事
必有所因邇者朶顏三衛要結蒙古諸部窺覬邊境北
敵瑪拉噶藏形遁跡謀未可測兩廣地方瘡痍日甚荆

襄流民壅聚日多加以湖廣江西去歲荒旱無收浙江處州近日強賊流劫四川雖常告捷郡縣賊徒蜂起大軍尚未班師四方事勢無時寧帖百姓供給日見勞億倘積久不為之計患將不啻如目前者人事如此天其或者仁愛皇上因以警動之乎恭惟皇上受祖宗付託之重光膺寶祚敬天卹民任賢圖治無滯刑濫獄之慘有聽言納諫之美純仁至德人慶神懽天休滋至式克迓承凡五年於茲顧惟臣等俱以庸材叨居重任曾乏

片言隻善啓沃聖心輔成至治用致人事乖而天道異
罪重丘山不容逃遁雖皇上大德不即加誅而臣自揣
實切愧赧日夜憂惶罔知攸措是用併德同心懇誠瀝
血擗取國計之急切者一二上陳伏惟皇上春秋鼎盛
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係人望天與
祖宗之意固自有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前
代遠事不敢援引竊見英宗睿皇帝臨祚以來克遵祖
訓以御家邦而慈懿皇太后貴妃宸妃以下皆有關雎

之德螽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乞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為不輕思宗社之為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為天下大幸然此事自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咱爾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府庫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為重大勲勞不宜濫與官爵此皆足以

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得其所此言誠為至論伏乞皇上奮發乾斷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祖宗及英宗皇帝初年未足疾時故事駕詣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依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禍有不除臣甘當萬死不辭臣等區區忠誠所激不避忌諱伏望聖明監察臣等不勝

幸甚

陳政治終始疏

彭韶

臣伏觀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詔書內一款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忝脩員風憲之官幸遇聖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為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既發

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愛之至欲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為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

於前數事也伏惟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
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
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
家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
為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為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
之言以時裁正俾彞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
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盖有

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陛下憲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内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

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撤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自已物哉而乃水陸

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日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

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
世事將何賴耶伏望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
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
聞因事為功古人所貴即其已往而慎於方來斯謂謹
始而弗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諸後世所謂善終
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
陛下大聖人事也臣殞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緣是應
詔陳言事理具本順差辦事官李錦賚奉謹題請旨

乞取回王太監疏 王恕

據江東馬驛報准前路遞到欽差內官監太監王牌面
為公務事當職前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公幹先遣
牌面前去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官吏即
便抄牌預備廩給口糧馬足車輛軍民人夫等項差委
的當官員管領聽候應付拽送毋得稽遲有悞公務惹
罪不便所司官吏敢有指以饋送下程為由因而科歛軍
民財物或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輕則量情責罰重則

枷釘解京奏聞區處或有假稱當職處陳告以憑懲治
沿途違牌衙門不分晝夜火速差人程遞前去毋得磨
擦牌面字樣如有模糊就便寫記驛名開申到職治以
重罪先具抄牌官吏不違依准繳來仰將此牌程遞送
抵南京會同館叅候當職按臨至日通將各該官吏不
違依准并執結連牌呈繳施行等因據報臣始則以為
朝廷軫念淮揚蘓松等府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
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賁內帑

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
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前來河南收買玩好之物雖
未委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
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不可勝數臣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
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此行為賑卹饑荒而來則大江
南北億萬生靈舉蒙再造之恩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
隆二帝三王而無疆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若

為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
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
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為
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
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
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傍午貢獻絡繹奢侈之
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
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欲天下如泰山之

安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而
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琵琶捍撥鏤牙合
子等蘓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
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蘓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
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智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
勉強可以為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
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
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於臯

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蘓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為陛下言之者非為身家計也為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數事與臺閣大臣從長計議作急區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幸甚臣不勝戰悚隕越之至

扶植國本疏

林俊

臣惟君人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

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為甚而敵國陸梁犯吾北鄙邊氓
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
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
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
七八倉廩懸磬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填
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按三司等官肉
食彼土既知荒旱自合先期聞奏伏候聖裁顧乃茫然
無知恕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

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
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
可少緩者也乃者太學生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
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賫則彼地空乏買
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刼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
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卹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
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賫內帑之財
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

封積蓄官為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為聖明聽納之主奠宗社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恠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之時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

也謹按僧繼曉本一憊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誤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日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

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舉且日損矣下
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
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況萬
無此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
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
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
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

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
假以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府藏殆盡家貲山
積尚名不足所在風擾汪真莫能過乃復薦繼曉陰求
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謂其極意不肯為是被陛下逼
脇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
則稱君惡則歸已今梁芳欲文已奸而以過歸陛下即
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
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

臣竊為身危之臣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
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知自默可以固位顧乃
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
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
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
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
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
也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

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者所惜者
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
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
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昔魏任座荅文侯何如主之
問以直觸怒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
任座之言直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臣不敢過望此然亦豈忍懷不直之言為陛下仁聖之
累耶臣誠不畏死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

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顯戮以昭欺罔臣不勝激切之至

附端峰存稿一 邵銳

繫天下之治理者孰為重曰公論為重故公論明則君子進君子進則國昌而天下之理於是乎始矣所係固不重邪大叅張公者曩官御史出按居庸用脩北寇當是時武廟頗事微行忽有馳騎突至曰駕將出關公即誓死連發三䟽請亟還曰不然事且不測羣小氣沮竟

奉以還天下莫不想望風采曰毅哉張公不負御史也已蓋公論所屬如此嗚呼天下當謹於微使正德初造密勿大臣克體遇巷之道善為之圖逆瑾未必遽橫瑾橫矣必欲盡上適意然後可以竊柄幸竊柄必欲盡箝天下之口然後可以惟所欲為而衣冠之禍始有不可勝言者矣瑾誅餘毒固在羣小乘之用固權寵而天下始有不勝其禍者矣當是時公顧屹然砥柱其間用遏暴漲誠不負御史者公論非公是屬顧誰屬耶

附端峰存稿二 邵銳

頃聞簡任留部固出私願揆諸時義似亦却好居間竊念大臣義欲有為於世必其信任日專機會可即援引善類布列要地候吾君志大定國是不搖然後徐議興革庶保克濟設使任我者既或未專前後左右復鮮同志顧欲屢有建白立致太平正恐當事者未必樂從若自己出諸不利者復以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啟不靖而黨事日滋矣不然有宋仁宗恭儉愛民後世鮮儷更

事既久奮然思與范富二賢力圖改革用救極弊兩府
臺課舉出宿望後相期勗仰副上意遐想是時何等氣
勢尚為權幸所間竟不克少酬初志何耶義理無窮事
變叵測吾人於此正合深思執古御今監戒具在尤不
宜容易看過也臆說如此第自勇於任事者觀之將必
難曰果若所言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吾既就列吾及吾
時亟欲自效救寸得寸救尺得尺猶賢乎已顧銳熟思
終謂前說若於事理或有然者輒敢忘其鄙陋就正有

道千萬諒察

附送劉給事中巡撫山東

楊士奇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有一日上御奉天門顧羣臣若
曰朕祇奉天命君天下天下之人其尚有未安於業而
凍餒愁嘆者乎任牧守者其尚有苛刻黷貨而亂章以
厲民者乎朕惟是孜孜夙夜之靡寧遂分命大臣巡撫
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賜之璽書俾所至廉察民之
利害而為之興革及牧守者舉其廉能而罷出其貪虐

於是戶部侍郎李昶兵科給事中劉煥當巡撫山東山東介河濟連海岱而古魯之域也雖其壤地多肥沃然其人習氣緩慢加以比歲旱澇疫疾之相仍而淪於艱窘雖故周公之國孔孟之邦然聖賢之德化遠矣仕於是者或失其良心誠有如聖諭然者昔漢唐宋數遣使臣行天下曰巡省曰安撫曰採訪皆今巡撫之職所以廣視聽達民隱而其使之賢者多也今之奉命乘輅單厥心推明致公而無厭斁焉將使窮山深谷荒僻之人

皆得以發舒幽鬱蒙被涵育而樂乎聖明之世者於上
足以副君命下足以光使職豈不偉然有可譽可以擬
昔之賢使者歟惟君以愛民為事天之實惟臣以愛民
為事君之實諸君子是行也太平之責係焉可使有一
毫之不至也哉煥字士極疏闡明敏於予有鄉邑之義
故於其行也歌皇華之二章酌之酒而申之以詞

附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

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
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
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
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
生如子弟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
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
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
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

也求治太急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晉秦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

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瘦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養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游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

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

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
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
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
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
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
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
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
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致故必先用印

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能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

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
曰何所苦乎士利曰知吾有所事乎我以觸天子怒必
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
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
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
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
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
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

而竟殺空印者

名臣經濟錄卷五